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大學

大學之道。陸德明禮記釋文曰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杜佑通典禮第十三卷引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自注云大學爲上庠大讀爲泰。阮峻禮記滌除云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並指學宮言之此大字宜從舊音。

按七錄有劉昌宗禮記音五卷所云劉氏蓋昌宗也。韻書十四泰大字徒蓋切與直帶音同三十八箇大字唐佐切與馱音同未嘗有音直駕切者道字上去。

四書考異 卷一
二讀凡訓理訓路上聲訓言訓由訓治去聲此道謂當然之理宜作上聲今俗讀大爲直駕讀道去聲雷同附和莫有覺其非者四書內若此之類不勝枚舉卽如下文善字毛晃謂善惡之善上聲彼善而善之去聲又如靜字宋以前韻書並祇疾郢一切黃公紹韻會始重收敬部蓋窅其正音也今讀在止於至善定而后能靜亦多以善與靜爲去聲者此皆方俗差失非有關於音讀異同乃方開卷之首已一言而再誤可嗤孰甚附舉之統例其餘

在親民。程叔子改定大學本曰親當作新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大學之親民當爲新金滕之新迎當爲親

皆傳寫之誤 衛湜禮記集說雪川倪氏曰伊川讀親爲新以下文作新民爲證然先儒皆不敢改也蓋於民言親自自義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又錢塘吳氏曰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孟子對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先言人倫明於上次言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卽下文君仁臣敬子孝

四書考異 卷一 二
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
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 徐愛陽明傳習
錄曰作新民之新是爲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
作字却與新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于新字皆無發
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
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以
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親
民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崔銑士翼曰古人字
簡通用親新其互行與今必曰親非新也孟子謂於民
仁之而弗親何爲混其施也

按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五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
也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實
似不必更改但其所謂親者蓋令民自相親非君上
親愛之亦非民之親近君上也孟子云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又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之天下也此言親民之事亦極之於平天下孟子所
言謂卽以釋此經可矣孔氏舊疏訓親爲親愛於民
倪氏王氏遂俱引孟子親親而仁民爲證親與仁自
有差等何怪崔氏之卽以其矛盾耶吳氏別引

四書考異 卷一 三
學記之言謂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是所謂小民親於下者親字亦復看錯

知止而后有定節。張參開元五經文字序例曰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大爲太之類。物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后作後下皆同。曲禮儼若思正義引大學定而後能靜三句后皆作後。司馬光溫公文集答韓秉國書引全節文五后字皆作後。物有本末。唐石經禮記本字作本下皆倣此。五經文字曰說文本從木一在其下今經典相承隸省作本。按本土刀切說文進趣也從大十大十者兼十人也。雖筆畫小變于音義則大殊今之不從乃由宋嘉定

時柯山毛居正讎較改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孟子人有恒言疏引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司馬溫公集論治身治國所先疏引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正其心。呂祖謙易說引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

按引經之例宜有省不宜有增孟子疏少三者字省文也治齊修上各多必字司馬氏呂氏引之亦各多必字豈所據本有別歟朱子謂此書傳文多與孟子合者故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

觀此與所厚者薄等語則于經文已然

先脩其身。禮記正義本脩字作修下皆同 李仲文

字鑑曰脩長也修飾也經典以脩短之脩為修飾字誤

按今四書凡修字俱從月作脩或古原通借或後世

傳寫訛未可定而其字義各殊非僅變體者比故偶

因其初見識之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述古

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悉與大學同至先正其心下云

欲正其心者無為不善而怨人疑其間有脫誤

先致其知。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

致知在格物。鄭康成注曰此致或為至

物格而后知至節。李翱文集復性書引大學曰致知

在格物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

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 昭明文選江淹雜

體詩李善注引國治而天下平亦略去后字

壹是。山井鼎七經考文曰古本壹作一

克明德。尚書古文作亨明惠 吳棫書稗傳考異曰

大傳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

陳櫟四書發明曰康誥曰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

乃引經活法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尚書古文甲字作命命字作

命 釋文曰顧本又作顧同 鄭注曰諟或為題 孔

穎達尚書正義曰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虞書堯典篇克明俊德古文俊作
 峻。釋文曰峻徐音俊又私俊反。荀子正論篇引書
 克明明德注以多方罔不明德慎罰證之非。史記五
 帝紀能明馴德徐廣注曰馴古訓字。漢書平當傳堯
 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堯之為教
 先親後疎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俱同大學峻字
 湯之盤銘曰。李昉等太平御覽器物部引禮記盤字
 作槃

苟日新。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
 新又日新。陸贄奏議集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宋史田錫傳錫上御屏
 風序引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詩曰。禮記正義本宋刻九經本皆作詩云。高拱問
 辨錄亦作云

其命維新。正義本唐石經本皆作惟新。王應麟詩
 考引禮記其命惟新。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
 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諸舊本惟皆從心

按容齋三筆曰六經用字有不同者維唯惟一也而
 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在書禮為惟此字詩本作維大
 學引之乃作惟字今本與中庸維天之命皆依詩从
 糸者誤周應賓考異云此惟字詩作維可見明季所

刻大學尙未誤矣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釋文曰畿音祈又作幾音同。伏勝尙書大傳引作邦圻千里。徐彥公羊傳疏桓公九年亦引詩作邦圻。商頌惟字作維。唐石經禮記誤此惟字爲維。

緝蠻黃鳥。釋文曰緝音綿一音亡巾反。小雅作緝蠻。唐石經緝作緝。字鑑曰增韻于緝字下云本作緝誤作緝又五經文字云昏本从民先朝避諱改作昏案昏从氏省者會意从民者諧聲也說文昏字从氏省於下注云一曰民聲則昏乃或作之字昭然可見爲人臣止於敬。七經考文曰古本爲人臣下爲人父

下共有者字。唐章懷太子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禮記曰爲人臣止於恭。

瞻彼淇澳菜竹猗猗。釋文曰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詩衛風澳作奧菜作綠。韓詩竹作薄。許慎說文解字引詩菜竹猗猗與大學同。有斐君子。釋文曰斐芳尾反一音匪。衛風斐作匪音義曰本又作斐韓詩作邲。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文磋爲瑳磨爲摩釋文曰瑳七何反摩本亦作磨。劉向說苑建本篇引詩作瑳。瑟兮僖兮。朱子語類曰某看經子所載僖字或從小或從才不同。

赫兮喧兮。釋文曰喧本亦作哱。衛風赫兮哱兮。韓詩作赫兮宣兮。說文解字作赫兮愴兮。毛晃增修禮部韻略作赫兮烜兮。郝敬讀書通曰喧亦作愴。後漢書酷吏論威譽愴赫。易林坤之巽赫愴君子。終不可愴兮。釋文曰愴詩作諛或作喧。如切如磋者至民之不能忘也。孔穎達正義曰記者引爾雅而釋之。爾雅釋訓篇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如斐君子終不可諛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少五者字異。烜諛二字音義曰琢本或作琢非也。僩本或作攔同。下板反。郭音簡。恂音荀。郭音峻。謝私尹反。烜吁遠。

反今並作哱字音同。文選廣絕交論注引禮記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亦無者字。磋依舊文爲。磋。四書辨疑曰經文當作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如磨者自修也。磋琢二字傳寫之差也。恂慄也。鄭注曰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正義曰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云云。釋文曰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朱子語類曰某始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民之不能忘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於戲。釋文曰戲好胡反。徐范音義音周頌作於乎。

四書考異 卷一
小人樂其樂。釋文曰樂並音岳又音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舊文爲吾聽訟猶人也。又無爲母釋文曰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母訟之母音無。漢書賈誼策引此二句無爲母。按此與中庸篇中庸其至二語皆于論語有別而此且無別本兩讀不知何時竟訛論語文爲大學也。大戴禮禮三本篇史記酷吏傳序潛夫論愛日篇德化篇鹽鐵論大論晉書刑法志魏書任城王傳皆引孔子聽訟吾猶人也之文。彼所引自俱論語卽賈誼策中所引但一母字同此而上句一同論語顏師古亦定屬論語孔子之言是也。

此謂知本。程叔子改定本曰四字衍。饒魯雙峰講義曰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知本是物格二字之誤。

此謂知之至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也作矣。母自欺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母作母誤。

按曲禮母不敬音義曰母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非也。觀此則知舊本禮記多借母字爲母故毛氏正之如此。

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事故讀爲慊慊則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安靜也。心雖好惡而口不

四書考異 卷一 九
言自然安靜也。丁度等集韻忝部謙字下云苦簞切
安靜也。引禮記此之謂自謙爲證。朱子大學或問曰
謙之爲字有作嘽者。胡銓禮記傳曰自謙者自敬也
誠生乎謙敬易一謙而四益蓋謙者敬之大也。讀謙如
字。倪思大學辨曰不謙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
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謙則有其實而若虛者也。又人
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
矣亦讀謙如字。

按鄭氏云慊之言厭是訓其義非又讀其音也。厭謂
厭足與朱子訓足正同。徐爰作禮記音錯會鄭意乃
以謙讀若厭而云苦簞反正義復以厭訓安靜牽強

支離愈說而經理愈晦無怪後人之束注疏高閣也
見君子而后厭然。鄭注曰厭讀爲厭。釋文曰厭烏
斬反。徐爰又烏簞反。陸佃禮記解曰厭讀如字。厭著
未嘗厭也。方慤解義曰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果
厭故從新則善矣。而小人惟見君子而后厭然非其誠
心也。亦讀厭如字。俞琰書齋夜話曰厭字當作入聲
於葉反。藏伏也是乃與注意合。荀子所謂厭然一涉亦
作入聲。

如見其肺肝然。七經考文曰古本無其字。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誠在於
中此見於外。又曰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

也。顏之推家訓名實篇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按大學云此謂者四唯唯仁人三句見于論語他如一言僨事二句孔穎達正義云古有此語記者引之。國不以利爲利二句盧孝孫通義云蓋古語引之以證獻子言也俱不能究所自出但望經說之此條未有說者而其文却猶可考官人篇係文王之言逸周書亦錄之顏氏稱宓子賤語韓非以屬孔子大學所引應不越二之中矣。

富潤屋德潤身。釋常談引曾子曰德潤于身富潤于屋。文選顏延年曲水詩注富潤屋上題曾子曰字身有所忿懣。鄭注曰懣或作憤或作寔。釋文曰懣

勅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勸。詹道傳四書纂箋曰廣韻玉篇懣並陟利反。程子全書曰身當作心。張九成大學說曰心之正體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而不言心也。讀身如字。集說四明李元白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懣而特挈其身以言之。郝經陵川集正心四箴引引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前後易置。木道問問有所好樂。釋文曰樂徐音五孝反一音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豐坊石經本此上有顏淵問仁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
字周從龍遵古編曰舊原有此二十二字後爲唐明
皇削去毛奇齡大學證文曰初見豐氏刻本顏淵問
仁二十二字下仍有此謂修身八字後見九經考異與
四體大學二書俱無此八字近姚安陶珽重輯說郛錄
竟以此本刻之卷首曰石經古本又增此八字其
所謂齊其家。程叔子改正本曰其字衍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釋文曰辟音譬下同謂譬喻
也七經考文曰古本辟作譬宋板同下倣此唐石
經五辟字皆書作譬程叔子改正本亦皆作譬鄭
注曰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反以喻己則身修

與否自可知也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曰昨夕因看
大學舊說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
字恐于下文意思不屬此只合讀作僻字蓋言常人于
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
公而施于家者又溺于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
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
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爲天下僂辟
字亦讀僻足以相明又語錄曰古注辟音似窒礙不
通敖惰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

按藍田呂氏曰見賢思齊則之其所親愛畏敬而辟
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之其所賤惡哀矜敖惰而辟

四書考異 卷一 條考一
焉延平周氏曰能近取辟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所親愛者以辟於人之所親愛云云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之人者也故齊家在於用恕又廬陵胡氏范陽張氏別訓辟爲省察而亦讀以譬音朱子以前未嘗有讀僻者故陸氏釋文所載祇一音而已故好而知其惡二句。曲禮上篇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張華博物志載曾子曰好我者知我美矣惡我者知我惡矣

按曾子二語頗似此好而知其惡之上文且可證此書之果出自曾子也然今博物志說者謂非張茂先原書或有意依倣爲之未可據矣

其家不可教。朱子文集李敬子問此可字竊疑當爲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卽我之不能教也可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如保赤子。尙書如作若古文𠄎采𠄎學 後漢書楊賜疏曰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注引書作如保赤子

按楊疏本與書文無異注反據禮異文仍不云禮而云書古注中每或如此與其率意無寧略之

一人貪戾。鄭注曰戾或作吝 賁音奮本又作僨 舊文僨爲賁鄭注曰賁或爲犇 釋文曰

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句。正義本唐石經本集說本二
程改正本兩帥字俱作率。毛詩總序疏周禮師氏疏
孝經聖治章疏太平御覽仁德部引文亦俱作率。淮
南子繆稱訓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
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緇衣曰下之事上也不
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宋刻本脫此八字。呂祖謙東
萊博議述大學后字作後。
故治國在齊其家。考文補遺曰古本國下有者字。
季本改定大學本無此七字。

桃之夭夭。說文解字引詩作媯媯又作杕杕。長孫
訥言隋韻箋注唐元度九經字樣俱引詩桃之杕杕。
其葉蓁蓁。唐石經葉字作菜。通典引詩其葉溱溱。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考文補遺曰古本父上有人字。
此謂治國。七經考文曰古本國上有其字。
上老老而民興孝二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語曾子
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而民不倍。鄭注曰倍或作偕。

按坊記祿利先死者後生者則民不偕又殷人弔于
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偕也投壺篇母偕立母踰言
均作偕字大學與坊記投壺同屬禮記之一篇似亦

四書考異 卷一
作借爲正

有絜矩之道也。舊文矩爲拒釋文曰拒音矩本又作矩。鄭注曰矩或爲巨釋文曰巨音拒本亦作拒。唐臧懷恪碑郭敬之家廟碑絜矩俱作潔矩。五經文字絜音結。章句絜胡結反。或問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之木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而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按胡氏四書通云絜字舊皆讀作挈字此言非也舊但訓之爲挈讀則如潔。

所惡於上四句。祭統曰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樂只君子。吳玉搢別雅曰衡方碑樂旨君子蓋用詩南山有臺之文而以只爲旨或假借同音之字或當時傳文有如此者非盡傳寫之誤也。

按左傳襄公十一年魏絳引詩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皆作旨字二十四年子產引樂旨君子邦家之基亦然。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釋文曰節徐音截一音如字。

毛詩音義曰巖本或作巖。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巖巖

高也詩維石巖巖今從山。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大雅儀作宜監作鑿峻作駿音義曰易毛以豉反鄭音亦。漢書翼奉傳引詩監字與

大學同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七經考文曰古本德上有其字有德此有人三句。舊唐書陸贄傳引記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此俱作必又引記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上下易寘民諱作人

亦悖而出。陸贄傳又引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惟命不于常三句。書古文作惟侖亞𠄎憲。戰國策須賈引書惟字作維。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引書正義曰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按王氏漢志考云左氏引惟命不于常注云康誥今康誥無此語顯在康誥筴尾何王氏檢之不得

楚書曰節。國語趙簡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左史倚相。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

按鄭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也不專主國語說左氏傳嘗兩引鄭書此楚書似亦鄭書之類

舅犯曰。讀書通曰史記晉世家咎犯晉文公舅大學

作舅犯荀子臣道篇晉之咎犯淮南人間訓城濮之戰咎犯之謀韓非子外儲說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席蓐棄之咎犯聞之而哭並與舅同又通作曰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曰犯之謀也

亡人無以為寶二句。檀弓舅犯曰喪人無寶仁親以為親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舊文他為它釋

文曰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它音他正義曰兮是語辭古文尚書為猗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个作介宋

板同 唐石經禮記个作介 尚書如有一介臣斷斷

猗無他伎音義曰介又作个伎亦作技他亦作它正義

曰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無他技藝

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

漣猗是也 書古文彙斷篇如大式介臣韶韶倚亡它

技 說文解字引周書韶韶猗 後漢書酷吏傳注引

尚書如有一个臣 公羊傳文公十二年述秦繆公言

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

休注云一介猶一槩

其如有容焉。尚書無焉字古文容作宐

人之彥聖。鄭注曰彥或為盤

不啻若自其口出二句。尚書若作如寔作是古文能

作耐 禮記正義本寔作實下做此

按正義惟崇正時本爲然此本多有舛誤未足據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二句。尚書無能字又尚亦作亦職古文保作采哉作才。書正義曰我國家得安保我後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益哉孫字絕句。蔡清四書蒙引曰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帶下讀大抵春秋之君多知有子孫不知有黎民穆公猶知有黎民者故云黎民尚亦有利哉然語自輕於子孫也。

媚疾以惡之。尚書媚作冒古文作媚惡古文作亞而違之俾不通。釋文曰俾本又作卑。尚書通作達古文俾作界。

遊諸四夷。釋文曰遊北孟反又通諍反諍音爭鬪之爭皇云遊猶屏也。六經正誤曰諍字本去聲今音爭鬪之爭是平聲要當作通耕反。朱子或問曰遊之爲屏何也曰漢石刻辭有引遵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遊可證其通用也。

按王制篇屏之四方唯其所之又云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可證遊屏二字之通。

命也。鄭注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程子外書曰命當作息字之誤也。陸佃解曰命讀如字孟子曰莫非命也不能舉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不能退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姚舜牧疑問曰命作慢

字無謂愚謂君相造命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于命了故下箇命字

按國君造命不可委命左傳文也唐李泌申論之曰命者已然之言主相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最可明此命字之義姚氏意似亦本此但說未究暢

菑必逮夫身。五經文字曰菑本側其反經典或借爲

災 釋文曰逮音代一音大計反

必忠信以得之二句。國語周太子晉曰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又晉

范文子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況驕泰乎

按此上有是故二字引端當是舉古成語

生財有大道。管子君臣上篇曰生財有常法

而下不好義者也。七經考文曰古本而下有其字

未有好義。考文補遺曰古本好上有上字

孟獻子曰。通典食貨第四卷引孟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按杜氏引此下別引孟子文承以又曰二字是直以

孟獻子爲孟子非傳寫之脫漏字

畜馬乘。後漢書馮衍傳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注

引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荀子大略篇有國

四書考異 卷一 大學
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楊倞注引禮曰畜
馬乘者不察於雞豚 韓嬰詩外傳第四卷駟馬之家
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
通貨財 左傳文公二年正義引大學曰食祿之家不
與民爭利

按史記言公儀休爲魯相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未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義與此段同故左傳正義致僂
而引誤讀者不必便因之疑今大學文有遺逸

與其有聚斂之臣。皇侃論語義疏引禮有作畜 詩
桑柔箋引作斂聚疑誤

寧有盜臣。唐書食貨志引記曰寧畜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考文補遺曰古本不下有可字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章句曰此句上下疑有
闕文誤字 黃震日抄曰彼指用小人者言之善之謂
利爲有益善其說而行之也文意似自全 程叔子改
定大學曰一本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四
書辨疑曰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爲善之
四字爲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爲一句改善爲利字讀
之語意自圓 湛若水講錄曰彼爲善之陸宣公嘗引
此段無此四字想是衍文 蘇祐道旃璵言曰大學傳
彼爲善之小人讀之使爲國家句予少時授讀句讀也
近取兒輩所讀會講觀之則彼爲善之讀小人之使爲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國家句蓋以善無小人故改之如此不知彼以爲善實則未嘗善也

金華申臺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中庸

天命之謂性。盧辨注大戴禮本命篇引作孔子語率性之謂道。北齊書段榮傳論引此文冠語曰字似誤憶爲論語

脩道之謂教。李文公集復性書引作循道之謂教。姚旅露書曰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懼曰慎獨皆言敬也。第二十一章自明誠謂之教亦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蓋宋人諱敬改文傳行既久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大學中庸首尾皆重一敬字得其旨矣

按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爲性也若有恆性卽率性爲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卽脩道爲教也千古言性惟成湯權輿而孔氏系出自湯聖門家學淵源莫此爲要子思子恐其漸久而晦故特于一書之首切指以正其名後之言性者一準斯傳而不性其所性則自不患于繆戾矣

戒慎乎其所不睹。宋白等文苑英華歐陽詹暗室箴引先言不睹作不見。金樓子戒子篇述戒慎乎其所不覩至慎其獨也五句爲子夏言

莫見乎隱二句。禮記釋文曰見賢遍反一音如字

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注引文兩乎字俱作於

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敬慎篇引中庸慎上有能字

按此與大學文皆有故字引端禮器篇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是以君子慎其獨也亦用是以字引端似古先有其言記禮家各述之也文子精誠篇云聖人不慙于影君子慎其獨文子及與周平王問答或者爲斯言所自出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孟子離婁下篇疏引無之字宋史道學傳李侗舉此語亦無之字陳師道后山集理究篇楊時龜山集答學者書引文皆無之字

天下之大本也。唐石經本字作本後倣此六經正誤日本作本誤本音滔

按本字誤已著前篇茲以還正誤原次復出

小人之中庸也。釋文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

朱子中庸或問曰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
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 倪思
中庸集義曰此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自以爲中庸得
之矣王肅添反字非也 謝良佐上蔡語錄亦云小人
自以爲中庸 王肯堂鬱輪岡筆塵曰上自不妨曰小
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
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可化爲君子之理而中
庸有不徧之處矣

中庸其至矣乎章。釋文曰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
矣乎 四書纂疏曰論語有之爲德也四字不必言能
而能在其中此章無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行與
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
櫟枯

道之不行也節。陸賈新語慎微篇孔子曰道之不行
也言人不能行之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引孔子曰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王安石集書
李文公集後蘇軾集中庸論皆引記曰道之不行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四書辨疑曰明字本

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本當在後今反在前乃後人傳
寫之誤也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

不肖者不及也。昭明文選答客難注引無也字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顧起元中庸外傳曰接上文則
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下應有關文

舜其大知也與。隋書牛宏傳知字作智無也與二字
隱惡而揚善。祝穆事文類聚別集述中庸君子隱惡
而揚善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釋文曰阱本或作穽同
則拳拳服膺。釋文曰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美權反
文選張衡思元賦劉琨勸進表二注俱引禮記服膺拳

拳 困學紀聞曰徐彥伯樞機論中庸鏤其心左階銘
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閻若璩補訂
曰鏤心卽服膺彥伯澀體猶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
非中庸本有異文也

按彥伯之論專訓慎言中庸鏤其心與金人之銘白
圭之復並舉意所指似是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二
語鏤心文特設辭然耳王氏云未詳所出見其心之
虛閻氏遽以服膺實之直未閱唐書傳中全文矣
而弗失之矣。後漢書明帝紀張衡傳二注俱引作而
不息 文選文賦注引禮記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失之矣又答客難及辨命論二注俱作而不失之矣

韓愈昌黎文集顏子不貳過論引文弗亦作不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桓寬鹽鐵論繇役章引
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

強哉矯。荀子臣道篇矯然剛折楊倞注引禮記曰和
而不流強哉矯

不變塞焉。鄭康成注曰塞或作色

素隱行怪。鄭注曰素讀為攻城攻其所係之僚僚猶

鄉也。顧野王玉篇僚字下引孔子曰僚隱行怪。漢

書藝文志引孔子曰素隱行怪顏師古注曰素隱求索

隱暗之事。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素隱。朱子或問曰

素隱之說呂氏從鄭注以素為僚固有未安舊說有謂

無德而隱為素隱者于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

反之亦似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

頓異則有若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引

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則二字之

義既明而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

時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中庸集義曰素

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變通者也注謂素為

僚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為證謂素為索雖

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蹟索隱易以為聖人之學

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漢書藝文志弗作不

吾弗為之矣。漢書藝文志弗作不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釋文曰遯本又作遁。五經文字曰遯遁二同經典通用之。易文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无悶猶言不悔不見是猶言不見知人之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鄭注曰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言君子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皆讀費爲拂。羣經音辨載費字四切于扶弗切下引禮君子之道費而隱。章句費符未切。四書通曰費字有三切兵媚切邑名符味切姓也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章句以爲用之廣當從芳味切今以爲符味恐誤勉齋黃氏范陽張氏皆以爲費當讀作費用之費是也。

按如鄭孔二氏說則三字當并上君子之道作一句讀賈氏音辨連七字引文非偶然也自朱子改訓費爲廣舊義遂漸少知者故費字共有四切胡氏只言三而獨遺其扶弗一切。

人猶有所憾。釋文曰憾本又作感。鳶飛戾天。釋文曰鳶字又作戴戾力計呂結二切。

按左傳昭公十五年以鼓子戴鞮歸釋文曰戴本作鳶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戴自焚其巢梅福傳戴鵲遭害則仁鳥曾逝鳶並作戴。

人之爲道而遠人。張九成中庸說讀人之爲道而遠爲一句人不可以爲道爲一句。朱子或問述楊氏說

孟子外篇爲正篇道不遠人三句作孟子曰

四書考異 卷之二
曰以人爲道則於道二而遠于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亦於遠字絕句

伐柯伐柯。越語先民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八句。張氏中庸說曰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以事父爲句絕 朱子文集雜學辨曰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又答徐彥章論經說曰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韓詩外傳四卷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

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家語三恕篇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卽影襲外傳文 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按以韓詩外傳證之此自當以子臣弟友絕句張氏專泥大戴禮文致所讀誤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按此章所引夫子之言一見論語一見大戴禮一見
文言而其辭俱參錯不齊後文如此類甚多疑子思
之爲是書一如朱子補格致傳法朱子取程子意而
其言非程子本言其意亦非程子一段意也子思嘗
對魯穆公曰臣書所記臣祖之言雖非正其辭然猶
不失其意由中庸觀之斯言誠不虛矣

言顧行行顧言。釋文曰行皆下孟反或一讀皆如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洪武正韻曰中庸係其位而行注
係皆讀曰素今本作素

按由正韻說不獨素位字異下素富貴等素字古皆
作係矣然檢鄭氏原注則云素皆讀爲係洪武時偶

有別本顛倒相屬致貽斯誤七經考文嘗表明之曰
係皆讀爲素宋板古本俱作素讀皆爲係輯韻者不
事廣閱未足以爲案驗

則無怨上不怨天。釋文曰怨於願反又於元反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大戴禮曾子
本孝篇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
幸 王充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
人行險以徼幸 文選陳情表庶劉僥倖注引禮記小
人行險以徼倖云僥與徼同 五經文字曰徼古弔反
又古堯反要也經典及釋文皆別作傲傲字从丌與字
書不同俗作僥者訛

按傲字平去二聲義訓各別平聲者求也要也此言
傲幸及左傳傲福于太公是也又抄也論語惡傲以
爲知是也去聲者邊塞也循也史記南至牂牁爲傲
漢書傲循京師是也說文玉篇隋韻俱如是訓羣經
音辨傲邀也引行險傲幸爲證邀卽要求之義傲字
上聲玉篇云傲行隋韻云傲抄與惡傲之傲義可通
唐以來并傲幸字亦別作傲郭氏佩觿乃專以傲訓
邊傲而譏傲幸爲順非集韻增韻俱因緣其說讀傲
平聲訓之曰傲幸覲非望也舊本中庸章句多有被
改文者故禮記義疏云傲朱本作傲然今本章句多
復正而正義釋文諸本自屬傲字

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唐石經本衛湜集說本兩辟
字皆作譬。宋高宗石經上句今闕下句辟作譬。書
大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蔡沉集傳引中庸
二語辟亦皆作譬。釋文曰卑音婢又如字
如鼓瑟琴。七經考文曰古本作琴瑟按詩原文似非
和樂且耽。小雅耽作湛。韓詩外傳八卷耽字與中
庸同

樂爾妻帑。釋文曰帑音奴本又作孥同。孟子梁惠
王章句書甘誓正義引詩俱作孥。文選孔文舉論盛
孝章書注引亦作孥

鬼神之爲德。太平御覽述文德下有也字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釋文曰齊本亦作齋。謝應芳辨惑編引文人作民齊作齋。

矧可射思。章句曰射詩作斆。禮記集說河東侯氏曰射讀作石字。

按後文在此無射射詩作斆緇衣篇引服之無射射詩作斆此射字今本毛詩抑篇與中庸正同未嘗作斆朱子之意或因侯氏等誤作他音爰據詩大例以矯正其讀耶。

夫微之顯節。蘇長公文集擬進士御試策引禮曰微之顯誠不可揜也如此。

宗廟饗之。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此饗字作享下章宗

廟饗之儀禮部述亦作享

故栽者培之。鄭注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曰栽或爲茲。七經考文曰古本注茲作滋宋板足利本同。按大雅文王初載毛氏傳訓載爲識鄭箋云文王生適有所識釋文不著音蓋如字讀若再耳此注同出自鄭何乃云栽讀如之栽殖義本甚顯白更何庸綴此一讀轉令學者生迷耶鄭氏意似備兩義未必謂讀如載者卽栽殖之栽也。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釋文曰嘉戶稼反皇氏音加憲音顯一音如字。大雅嘉作假憲作顯毛萇傳曰假嘉也釋文曰假音暇正義曰經之所云皆是嘉美也因訓

假爲嘉 禮記正義曰此大雅嘉樂之篇詩本文憲憲
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詩與毛詩不同故也 左傳
文公三年公賦嘉樂又襄公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
楊簡慈湖家記曰假者嘉音之訛 章句曰假當依此
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按左傳兩賦嘉樂均與此合或齊魯詩文然矣正義
直云嘉樂之篇其下詳憲憲不同之故而不更說嘉
字豈當時毛詩別本又有作嘉者歟孟子引不愆不
忘舊本趙氏章句亦稱嘉樂之篇今已被竄爲假而
音義中存丁公著案猶可驗
保佑命之。大雅佑作右

其惟文王乎。唐石經宋石經惟皆作唯 正義本集
說本亦作唯 七經考文曰其唯文王乎古本無其字
以王季爲父二句。周禮師氏疏引中庸無憂者其惟
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略此二句 家語致思篇孔子
曰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
周公爲子以太顛閔夭爲臣其本善矣
按善矣下云武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
事成矣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與此
下文亦略相當家語文自說苑君道篇摺拾者而說
苑又影襲中庸
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

四書考異 卷之二
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釋文曰依注衣作殷於
巾反尙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定。書武成一
戎衣。又康誥殪戎殷。太平御覽儀禮部述中庸作
一戎衣。司馬光中庸廣義曰壹戎衣者蓋言武王取
天下之易耳豈得以孟津還師爲嫌改易舊文以衣爲
殷乎。楊慎丹鉛錄曰壹卽殪衣卽殷也。杜子美社稷
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據也。

按今文尙書無武成篇鄭氏未見古文尙書故泥康
誥文改中庸不僅以還師孟津爲嫌也。

武王未受命。六經正誤曰未作未誤。

追王太王王季。大傳篇曰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

歷文王昌。史記周紀曰文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
爲王季。漢書平當傳曰周文武追王太王王季。正
義曰大傳云武王追王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旣
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游酢
中庸解曰武王爲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
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
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
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旣追王矣武王追王而
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
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亦據武成之書以明
追王之意出于武王也世之說者以中庸無追王文王

說苑修文篇亦云期年之喪通乎諸侯

之文遂以爲文王自追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
父爲大夫子爲士八句。班固白虎通爵篇引禮中庸
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爲大夫父
爲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下四語前後相易 喪服篇
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
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期之喪達乎大夫。白虎通喪服篇引禮中庸曰朞之
喪達乎諸侯

善繼人之志。漢書翟方進傳王莽誥曰予聞孝子善
繼人之意

所以序昭穆也。釋文曰穆又作繆同 說文解字昭

作佖解曰廟佖穆也 李涪刊誤曰晉武帝以其父名
昭改爲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爲晉氏之諱而行于我唐
哉今請復爲昭穆 朱子或問曰世讀昭爲韶先儒以
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佖字者則假借而通
用耳 郭忠恕佩觿辨證曰按魯語云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則字不作佖而音非韶也審矣蓋晉避文帝諱改
音韶義或然也昭穆見禮經者非一設漢世字作佖而
爲韶音則鄭康成必釋之曰字當作佖或云假借昭字
惟說文所載異于經未可從也

旅酬下爲上。禮記正義曰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
讀爲如字 毛奇齡中庸說曰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

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亦讀爲如字

所以逮賤也。舊文逮爲逯釋文曰逯本又作逮同

按爾雅釋言曰逮逯也漢石經公羊碑祖之所逯聞隸釋曰逯板本作逮劉寬碑未逯誅紂州輔碑逯事和熹逯並作逯

踐其位。鄭注曰踐或爲纘

事死如事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孝之至也。公羊傳桓公八年注文王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郊社之禮節。仲尼燕居篇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陳善捫蝨新語曰論語問禘章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示門人曰某甚易如此耳中庸亦云云無乃非其義乎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曰章句謂此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然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所以祀乎其先也。七經考文曰古本先下有祖字其如示諸掌乎。鄭注曰示讀如寘諸河于之寘寘置也宋書周朗傳上書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

按詩示我周行鄭箋亦云示當作真正義云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

哀公問政章。家語曰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教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其成功一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
爲之奈何孔子曰齋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
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
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
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
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
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
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疾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
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

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
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 章句曰孔子家語載此尤詳蓋子思刪其
繁文以附于篇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
或子思所補也歟 呂祖謙東萊文集與朱元晦書曰
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若同時之言然安
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 朱子文集答張
敬夫書曰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
問政至擇善而固執處只是一時語耳於義理指歸初

四書考異 卷之二
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其間豈無一言之得耶

按孔子家語非今所有家語其書久亡漢藝文志注辨之審矣今家語者魏王肅欲詆突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說因雜取二戴記孟荀左國史記說苑荀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割裂竄改織成而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之今猶可一一檢對以發其覆哀公問政一章前半全割中庸後半全割祭義踪跡尤甚顯然朱子何輕信爲古書據之以證明中庸耶觀答張敬夫一書知當時敬夫

固嘗病之而東萊又舉六章爲諷六章者子程子所分定也朱子雖未億家語之全僞而已言其有駁雜駁雜之書何遽以奪其平素所尊信耶不可解也文之繁于中庸大抵爲肅所演飾其他篇如此類頗多固執之者也下尙有公日子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二語以後便接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云云今不贅錄錄他書之可備訂者

布在方策。釋文本策字作筴。文選刻漏銘注引禮記作方冊。程大昌演繁露曰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通版爲方連簡爲冊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冊賦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沈括夢溪筆談諱作地道敏藝。

在下位不獲乎上二句。鄭注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禮記集說晏氏曰諸儒皆以此爲脫誤非也。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脫誤矣。大抵君子先能脩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仰可以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繼此而言君子不可不脩身不事親也。游氏解曰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脩身爲本。

按此文脫誤近是而義猶自可通。朱子取鄭說而仍其本文最可爲註書法。元景氏星將二語除去之便失聖人念史闕文厚意。

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數節。漢書公孫宏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揚雄法言孝至篇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何孟春訂註家語本行之者一也。下有一者誠也四字。按顏師古注漢書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愚謂當云自天下通道五下。及其知之一也。陸佃埤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史記索隱天下通道五下云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記中庸篇

之及其成功一也。或勉強而行之。王通文中子王道篇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章句曰家語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云云。故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所刪家語繁文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景星學庸集說啟蒙曰。一說子曰非衍文。謂上兩節子思之言。此又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

按公孫宏傳此間有故曰二字。子或爲故字。譌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引中庸好問近乎智。漢書公孫宏傳亦作好問。後漢書馮衍傳注禮記曰好

問近於智。又黨錮杜密傳注禮記曰好問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釋文曰行皇如字。徐下孟子章

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孫奭音義曰論語無此語。此是

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子庶民也。釋文曰子如字。徐將吏反。中庸同。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托名子貢詩傳述此節九語

惟親親字別作窺窺。

按古文尙書親字俱加艸作窺。依說文則窺與親別

同其好惡。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

所以勸親親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曰止親字宜

衍以有勸字故。

既稟稱事。鄭注曰既讀爲餽。陸佃禮記解曰既如字說文曰小食也。戴景魏中庸要義亦讀既如字。釋文曰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唐石經本正義本集說本稟俱作廩。洪武正韻引作稱士疑誤。則不踰。釋文曰踰其劫反皇氏音給。五經文字曰恰其劫反禮作踰。不勉而中。釋文曰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朱子集答徐彥章曰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讀中如字。從容中道。尚書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中庸所謂從容中道此也讀中如字。

慎思之。劉宰漫塘集羅季能字序引文慎諱作謹。按慎爲宋孝宗諱朱子學庸章句如先謹乎德承上不可不謹而言自謹獨而精之皆避慎字爲謹而經文中未嘗改此是說經正例劉氏但引文與說經有差故并避。

有弗學段。徐幹中論治學篇引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四書通曰有弗學學之之字當絕句問之弗知。司馬溫公集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引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自誠明謂之性。韓文公集顏子不貳過論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從容中道聖人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聯合下上兩文爲一

唯天下至誠。東坡集溫公神道碑引文至上有之字
能盡其性六句。漢書匡衡傳疏曰能盡其性然後能
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誠則形六句。荀子不苟篇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
則能化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按荀卿此篇之語多與中庸合者如云君子順命以
慎其獨又云誠信如神又云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
之則可謂慤士矣卿嘗受業于子弓子夏之門或亦
曾窺見此書

國家將興。周禮大卜疏引中庸國家將興亡 史記
楚元王世家贊國之將興必有禎祥
必有妖孽。釋文曰說文作袞蠶云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袞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

按說文字別體甚多而禮記釋文獨于此鑿指言之
似許氏曾稱及中庸而異其文者彼本傳脫與否不
可究決舊釋既然今且不棄

見乎著龜。釋文曰一本乎作於 周禮疏引作於
故時措之宜也。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誠不可以斯
須廢是以宜於時措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自是一句
久則徵。鄭注曰徵或作徹 唐石經作徵六經正誤

四書考異 卷之二 三
曰徵作徵誤。姚鉉唐文粹復性書引中庸曰誠無息
不息則久久則悠遠。

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周禮師氏疏引無兩也字
可一言而盡也。唐石經宋刻九經一俱作壹。七經

考文曰古本一作壹。其爲物不貳。釋文曰貳本亦作貳。
斯昭昭之多。釋文曰昭本亦作炤同。

按後文亦孔之昭毛詩原作炤字又荀子炤炤乎其
用知之明也漢譙敏碑盛德炤明皆以炤爲昭。

載華嶽而不重。釋文曰華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
嶽。說文華榮也戶瓜切華山字从山胡化切。

振河海而不洩。舊文洩字爲泄見釋文。歐陽詢藝
文類聚述禮記洩字爲泄。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

石經泄作洩爲避太宗諱。按此洩字及論語纆綯之綯舊俱从世自唐人避諱
改字至今未復。

一卷石之多。釋文曰卷李軌音權又羌權反范宣羌
阮反。七經考文曰卷古本作拳。

按卷與拳通前拳拳服膺亦備權與羌權起阮三音
集韻謂范宣讀卷石爲苦遠切苦遠與起阮羌阮同

今夫水一勺之多。徐鍇說文繫傳勺字下引禮曰今
夫水一勺之多少也又其祛妄篇引禮曰今夫海一勺

中庸

四書考異 卷之二 中庸

水之多。顧充字義總略曰勺音杓今讀一勺之多爲酌音非。龜鼉蛟龍。舊文蛟爲鮫釋文曰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鮫音交本又作蛟。唐石經蛟字磨改爲鮫。宋石經宋刻九經皆爲鮫。學記正義引中庸篇云及其不測蛟龍生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鄙俗訛謬龜鼉從龜如此之類不可不治。

詩云。唐石經正義本集說本皆作詩曰自書入。維天之命。唐石經宋石經維字皆作惟。王氏詩考引禮記惟天之命以與詩維字別也。於穆不已。毛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

於穆不似正義曰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

按正義云傳引孟仲言者篇中別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爲毛氏傳所引文也云取其說而不從其讀者當時孟仲子本已字作似而說云無極極仍已字之義是其所讀似者特傳文之偶訛故不從也。雕龍又作祀字應屬近本刊誤。玉海引雕龍仍作於穆不似可以取正。又本命論曰。峻極于天。詩大雅駿極于天。禮記正義通論引禮說有正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正義通論引禮說有正經

三百動儀三千。禮器篇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謂公西赤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又本命篇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幾其文之變也。後漢書陳寵傳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引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南史徐勉上五禮表曰：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漢書藝文志：晉書刑律志並云：禮經三百。

待其人而後行。唐石經宋石經而並作然。集說本亦作然。呂大臨解曲禮篇引此方慤解仲尼燕居篇引此並作然。太平御覽道德類述亦作然。

按集說引延平楊氏高要譚氏晏氏等說俱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之文，似其所據正經俱是然字。苟不至德。宋刻正義曰：俗本不作非非也。今本正義殘闕，惟存非也二字。

至道不凝焉。釋文曰：凝本又作疑。按此節有故曰字，引端正義謂古先有其文，今引證之合上二節，紬繹恐即易繫辭所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文之參差，所謂述其意耳。

居上不驕。釋文曰：驕本亦作喬。易文言子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國有道，四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國家有道，其言

四書考異 卷之二
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家語弟子行篇作其言足以治其默足以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釋文曰哲徐爰本作知音智。漢書司馬遷傳贊引大雅能保其身。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正義曰俗本反下有行字。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荀子哀公篇同。

如此者。正義曰俗本無如此者三字非也。今本五經車同軌書同文。文選曲水詩序晉紀總論奏彈曹景宗三注引文俱書句在前車句在後。管子君臣上篇。

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揚雄太元經文車同軌測曰同一倫也。

雖有其位節。穀梁傳哀公十四年楊士勛疏引中庸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不得制作。晉書禮志引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

有宋存焉。四書辨疑曰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亦孔子之言却是宋守殷禮未嘗闕失不可謂不足徵矣此當取論語爲正中庸文有傳寫之差難謂兩經俱是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向謂聖人之言述于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焉是子思改論語而失其意者後憶孔

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于宋作中庸不覺豁然悟曰中庸既作于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禮居其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則書中辭自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也
王天下。釋文曰王于況反又如字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鄭注曰徵或爲證下徵諸庶民注亦曰徵或爲證
考諸三王而不謬。舊文謬爲繆釋文曰繆音謬唐石經宋石經皆爲繆 正義本纂疏本集編本纂箋本皆爲繆 宋史程正叔傳引亦爲繆 李氏刊誤曰近者凡書繆字悉从言遂使紕繆廢而不用

按今本兩文並行猶間有作繆者

質諸鬼神而無疑。韓文公集與馮宿論文書引文無作不又以百世以俟句置此句上

是故君子動。七經考文曰古本無是字

遠之則有望二句。釋文曰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釋文射音亦 章句音妬 周

頌射作斲 後漢書曹大家女誠引詩在此無惡在彼

無射

仲尼祖述堯舜。魏書張白澤表作祖襲堯舜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唐石經宋石經辟

俱作譬下倣此。鄭注曰幬或作燾。毛詩周頌譜曰天子之德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正義曰中庸說孔子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皆作燾。徐堅初學記述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按藝文類聚亦以大哉聖人數語綴屬譬如天地之上其下接述唯天下至聖則著又曰二字別起此無又曰疑其所見本異。

為能聰明睿知。舊文睿字為叡見釋文。唐石經宋石經俱為叡。藝文類聚作叡智。

施及蠻貊。舊文貊為貉釋文曰貉本又作貊。別雅曰說文有貉無貊貉北方豸種莫白切即今蠻貊貊字別有貊字乃今狐貉之貉經典相承皆以蠻貉之貉為狐貊別製貊為蠻貉棄貊字不用正字通力辨說文為誤但據魯論蠻貊不作蠻貉至孟子大貉小貉則以為訛借非通論也。

按貊非後人所制特義殊耳詩貊其德音毛傳靜也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舊文為經論釋文曰論本又作綸。鄭注曰大經指六藝而言。

按易屯卦君子以經綸舊文亦為經論鄭氏注謂論撰書詩禮樂施政事此論字鄭即比照易文讀作論。

撰之論故以大經為六藝也

肫肫其仁。鄭注曰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或作純純衣錦尙綱。釋文曰綱本又作顯詩作製同口迴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衛風鄭風並作衣錦製衣正義曰玉藻禪為衻衻與製音義同。玉藻篇注引詩衣錦衻衣。伏勝尙書大傳引詩衣錦尙穎注曰穎讀為綱或為絺。劉向列女傳母儀篇引詩衣錦綱衣。說文解字引詩衣錦縠衣。太平御覽布帛部述中庸文作衣錦製衣。羅願爾雅翼曰說文云縠泉屬引詩衣錦縠衣或作頊又作苜音與頃畝之頃同又云製縠也引詩衣錦製衣示反古亦作穎而字書苜或作苜然則縠

頊苜製穎苜一物也

正義曰詩本文衣錦製衣此云

尙綱斷截詩文也

王逢四書通義曰詩凡兩見而此

不同或是逸詩

惡其文之著也。詩衛風鄭風正義引中庸文俱作為

其文之太著

闡然而日章。釋文曰闡於感反又如字

羣經音辨

闡於咸切引禮闡然而日章為證如字讀闡平聲 中

論考偽篇引文章字作彰

可與入德矣。正義本與作以疑誤

亦孔之昭。釋文曰昭本又作炤之名反又章遙反

小雅昭作炤音灼

無惡於志。六經正誤曰志作志誤志本作忠从之从
心心之所之謂之忠今省作志非從士也又章說又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宋石經宋刻九經俱無
之字。陸九淵象山文集贈陳晉卿序引此無之字
中論考偽篇引無所字又下句其唯唯字作惟
尙不愧于屋漏。釋文曰愧本又作媿同。羣經音義
奏假無言。釋文曰奏如字詩作齏音子公反。商頌
齏假無言音義曰齏子東反總也假毛古雅反大也鄭
音格。左傳昭公二十年引詩齏故無言。五經文字
曰假工下反又音格經典多作假。佩觿曰假簡雅翻
不真也假加額翻至也世有以來假之假爲假手其順

非有如此者

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釋文曰鈇方于反又音斧。素
書注共上不賞句引作孔子語

不顯惟德。周頌惟字作維。通雅曰不有攀悲切通
爲不書曰不顯不承詩曰不顯不承此最可驗者

詩云予懷明德。正義本宋九經本俱作詩曰
德輶如毛。釋文曰輶音酉一音由

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正義曰詩文
以載爲事此讀曰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禮

記集說新定邵氏曰載字音訓不同以愚觀之俱所未
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也。文選甘

泉賦上天之綽李善注曰毛詩上天之載綽與載同

唐孔宣公碑綽無聲臭綽字本甘泉賦

東陽韋昌崇校字

以非... 東陽韋昌崇校字

上天... 東陽韋昌崇校字

... 東陽韋昌崇校字

... 東陽韋昌崇校字

... 東陽韋昌崇校字

... 東陽韋昌崇校字

... 東陽韋昌崇校字



